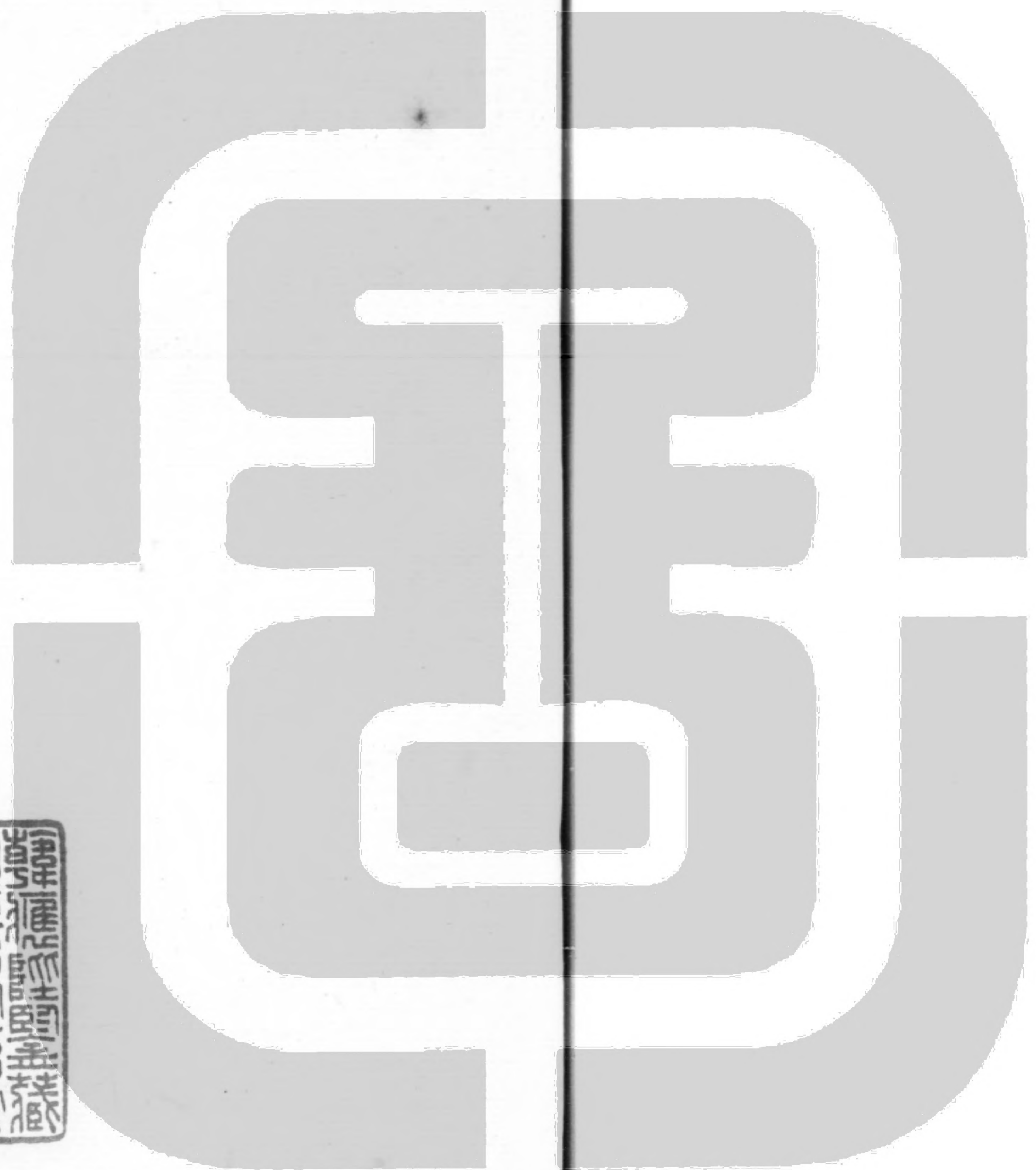


書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character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left page.





湛淵靜語者湛淵子與客語于靜也湛淵姓名爵里不  
聞于時家西湖西有泉自竺山來及門而瀦湛然下見白  
石若隔一膜愛之客至呼坐榻就淵四空無人林影在水  
掀髯劇談大而天地之高厚細而品彙之化育至於聖賢  
之大訓古今之明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詼諧任情極  
口談輟則笑之復談兩不知其是非；是也又病忘客退  
欲持以質諸人忘之矣於是具白堊寸遇所得隨樹石墻  
壁識之幸而不漫滅則子弟輩更書于冊積三十年其不  
遂忘而獲識之者蓋百分一其識之而不遂漫滅獲更



焉者蓋十分一也風漂塵轉走南北半天下所聞日益廣  
得說日益多聚之一篋然猶以湛淵名者何居吁始予之  
愛淵而居之且以名吾愛也今予與淵相忘不知我之為  
淵之為我向所謂湛然者不在乎淵而在予方寸間矣  
豈區區一水云乎哉然謂之靜猶及夫功名世故之末者  
人之情也人生如一杪忽於天地之大而能與天地配以  
其道可達乎二者也此道可獨善卑之為沮溺之為哉窮  
巖穴老簞瓢豈人之情人之不幸也時有不至特不可幸  
而強去之耳靜常靜動可常動乎故亦曰湛淵靜語若入

漉漫叢脞無補於世教則稗官之設稗不及穀粟不愈  
於土炭耶是則苟存之意湛淵子自序

湛淵先生有德有言人也往予客江左得相師友始取惟文墨議  
論歷年多且游其里久迺知文行之美出乎天性五歲能屬對八  
歲能賦小詩十歲能刺股肉起母之疾既冠益孤貧依多書之家  
者二十年晝繙夜讀無大故不出戶庭文聲獵獵起既仕喜推挽  
後來成就寒隱濟人利物事人能誦言之所交南北知名士如文本心  
何潛齋劉涇溪年獻之方萬里夾谷士常闇子靜姚牧菴盧處道  
諸公莫不禮遇相與為忘年之游期於遠大而先生泊然以退為樂



將為河為海欲為川瀆而止可乎二畝之宅竹樹半之嘗鼓一篋  
自隨客至即屏去一日卧内見之乃所著有餘師經子類訓集翠裘  
等書也引證嚴密言論醇正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非若今所謂雜  
說無益於學徒玩物喪志惜汗塗胤益不加比緝子哀其勤慮其久  
致散軼勉為次第併詩文合百卷靜語其一也湛淵名滿天下嘗自謂  
平生受用全得謝上蔡去一矜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誦藏去如遇奇物  
予老矣尚懼美行為文所掩故因其叙索言之庶知予取友之道不苟也  
先生姓白氏名珽字廷玉錢唐人今年六十又三湛淵其山居故扁云至  
大庚戌夏四月二日友生海陵周暕伯暘甫叙

湛淵靜語卷之一

錢唐白

珽

廷玉撰

海陵周

暕

伯暘編

理宗聖德天縱問學日新潛龍越邨日嘗從多士賓興較  
藝文場及即位中外稱為文章天子林希逸兼崇政  
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即日降御批云心者神  
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觀卿進說始以七言寓  
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須用養工夫瑩然鏡淨  
無纖翳一性融明萬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裡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日陰



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都人  
忻慶時執綏官某見天顏和懌奏云此晴自陛下方  
寸中來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於禁中晨夕叩祈上  
亦不荅又奏臣聞皇太子亦露禱宮中上始云卿何  
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荅還內次  
日肆赦禮成內批出某人與郡

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為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

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尚蕃居池陽婦人不纏  
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墮石于宋五公羊雖

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  
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荅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劉  
向載泄治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  
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多  
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  
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  
君若者亡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啓事于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尚父又用運籌  
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尚父謂可師可尚可  
為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  
皆同毛詩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兮

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價也本文用貳字注  
用此二字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  
參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禮法編懸之四八曰

肆六六亡奇馬援傳今更共陸：七則秦有漆娥臺  
用此漆字捌廣韻云無齒杷也本作扒今借為八九  
十百千万與玖拾伯千萬皆有通用也

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踈謬處所以啓或者之  
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於其間以  
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  
歸有憂色門人問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  
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焉又  
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



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  
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踈謬  
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榜湖廣綱梢據石間薄人於險橫吾  
境者賈秋壑為湖廣總領怒其不存軀統訴于朝時  
論不以為然令與方邵武兩易其任離郡日有綵旗  
餞之行者書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又不侔  
直至南康尋躰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庵項氏謂雨雪霜露雲霧霰雹成水之

物皆降于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槩取火之  
物皆生於地此說是已然即人之一身求之亦可槩  
見人貪心動則涎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  
慾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即太極也此心之動即  
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即天之生水也蓋  
神存於心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  
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潤

宋辛居士字夷仲隱于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春月  
鬻筍充酒資截竹成筒為酒器或問其故荅曰我性



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並耳巴陵王休若往造之  
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為禮少頃回語其子  
云取豹皮中五錢為殿下市瓜置箏共語王之賓客  
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  
見逼吾所以勝於君等正為舉止自由若聞命鞠躬  
即與君等何異占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為之  
傳

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救、若不  
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

窶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  
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塘父  
忘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尚義嘗除夕絕糧轉貸得  
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難色居士曰我猶有借  
處彼誰與之分遺一半不少各居鄉曲多有濟人利  
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其報不爽類  
此

文字間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戴晉  
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猶扁鵲



姓秦名緩字越人泗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域傳  
謂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容居及叔仲皮妻魯  
人也鄭康成注謂魯鈍人也亦非魯國人臯陶舜臣  
也周禮韞人為臯陶、如字鼓匡也絳灌周勃灌嬰  
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馬班  
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別夜遁馬不  
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筮同  
漢劉盆子魏自有劉盆齊孟嘗君漢自有孟嘗馮異  
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也

記楚靈王死于申亥為天下笑申亥人姓名非甲子  
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伯棼射  
王汰輶及鼓附著於丁寧注輶上鉦非告戒委蛇委  
曲也莊子澤有委蛇；如字神名也蘭若佛寺之小  
者也選詩蘭若生朝陽若亦如字蘭與杜若也白社  
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鴈行兄弟序也禮兄之  
齒雁行莊子自有鴈行避影行亦如字側身行也東  
脩東脯也東漢劉般東脩至行為諸侯師注謹東脩  
繫也胡廣傳亦云東脩守善有所勸仰司空圖有亭



曰三休三輔決錄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謂杜陵  
金元休韋甫休長陵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有三休  
之臺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如堯舜  
之禪云、禪亭、南郊賦之雲菡萏名義之殊可拘  
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徹樂示寅畏也事物紀原謂  
避殿始於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卬等重逆  
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於漢明帝將  
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蓋非

也余嘗見說苑曰魏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  
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  
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  
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興避殿命將正  
用此故事其來尚矣非始於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  
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遂引為證且云  
常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尤可笑也余舊讀漢志見  
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每疑所謂



常娥即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云儀  
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適嘗引詩實維是儀協  
在彼中阿樂且有儀亦協中阿揚雄太元亦以各遵  
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蓼莪皆書作蓼儀然後自  
信常娥即常儀明矣後人因其職占月故啓此恍惚  
恠誕之論

廬山之陽顛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蔓有  
蜂室其上如五石瓠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俄  
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二人緹巨木

而下約二三十丈達得蜜無算一人於其顛引繩上  
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一  
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不  
飢蹒跚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蟠蟄其  
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鉦光燄爍人然  
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燠可禦  
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蛻然而  
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爾不若  
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約一二里頃竟為



此物所掉着地得不死後訴于官捕專利者杖殺之  
廣信朱復之說

一歲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後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  
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  
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熒；無忽燎速熾之患橫渠亦  
云四時改火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寒食  
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季  
春火；星高其時為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新而  
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杏

棗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或問朱文  
公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六月  
未月也故再取之

六十日  
成歲也

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个十八日為七十  
二日其它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積成三百

顧凱之嘗寄畫一幀於桓元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為元所  
攫緘閉空幀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其畫  
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癡之余謂  
凱之不癡也當桓元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器况  
珍物佳畫何足較乎一拂其意則身與畫俱亡矣元



異日出名畫示客，有食寒具污之者，遂惋悵竟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於諷帝禪位，尋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甚矣。楚之敗於吳而出奔也，潘子文以舟師敗子期，又以陵師敗楚國，大惕而懼亡。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於鄆，陵也。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及既敗楚，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三郤之難，夫楚之屢敗而子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禍亂常生於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於憂懼之後。故震雷虩々而有笑言，啞々之效，同人先笑而後有號咷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紬思，且曰：「只是箇諸爻不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庭下聞之，遽云：『恐即是三陽失位。』伊川為之歎賞。今未濟解雖不當位，剝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後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看。」



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桶匠豈庸者哉

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  
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  
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夫大槩山林間十蕙而一蘭  
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  
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楸遠矣  
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誤不深考耳今所謂蘭  
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詳今  
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

葉光潤尖長有歧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感  
可佩飾蕙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  
如薜蘿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即零陵香也文公云蕙  
蘭二物本草言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  
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  
餘者蘭一幹數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蘭則  
今處有之蕙則自為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  
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又  
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



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詠香草曰蘭曰蓀曰菝曰葍曰蕝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靡蕪曰江蘼曰杜若曰杜衡曰藹車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蘭一物或以為都梁香或以為澤蘭或以為猗蘭草今當以澤蘭為正山中又有一種如火葉麥門冬春開花極香今呼為幽蘭非真蘭也蓀則今之所謂石菖蒲者菝葍蕝芷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是

也蕙即零陵香一名薰靡蕪即芎藭苗一名江蘼杜若即山薑也杜衡今人呼為馬蹄香惟荃與藹車留夷終莫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儀謂尚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為香燒及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况離騷亦云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温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華葉無傳久循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百



畝蓋寓言耳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彼

貴此哉

鄭樵通志蘭舊一名煎澤草婦人和油澤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土續斷其花馥郁誤人賦詠

舊讀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却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綠軒詩黃金錢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也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嘗羨其苗矣芳馨可愛但小若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蕙花非真菊如此則今所種

槩多蕙耳石湖有云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

今俗呼為茶菊

品卑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當求所謂甘菊者栽數十百株於寓所以當蔬圃

東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穎濱則不然有詩曰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箸幾時輟彭澤尊壘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長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壽矣



雙峯饒氏名魯餘干人也講理極精如五行說曰洪範五行之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者以為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是為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誣矣然愚嘗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津液也火者氣之光芒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芒

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也至於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而後英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為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况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間不容髮使天既生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則



陰陽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邪以此觀之謂

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

而為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嘗

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燥而

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為水雲雨燠是也

且燥者激烈而為火雷電是也是二者以氣交於空中而

成質而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水火固皆輕清二者之中水稍重濁而火極輕清故水潤下而

火炎上此陰陽清濁之別也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查澤團聚凝結

於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之形體既成然後二氣之

精得以蓄藏於其中相與醞釀以生物陽之盛者必

發達條暢而為木陰之盛者則收縮堅凝而為金是

二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不生故皆重濁

木金固皆重濁二者之中木猶輕清而金尤重濁故木浮而金沉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

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中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

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

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居中央南北為經東西

為緯東北為首西南為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數之

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下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



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  
生之序然邪今試以人之始生明之方其稟氣賦形  
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而已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  
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胎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  
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有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  
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窅莫可深詰人  
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若夫河圖之數一六居北  
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  
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  
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蓋即河圖之數而  
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  
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六七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  
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綜  
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  
者太陽之謂也地二者太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地  
四者少陰天五陽中之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  
者太陰之謂也天七者太陽之謂也地八者少陰天



九者少陽地十者陰中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  
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於  
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  
於東是少陽與少陰交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  
合於西是少陰與少陽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  
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  
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  
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見矣大抵天地  
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質雖

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  
之序則或五而或四以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  
而為五其數奇其象圓屬乎天也以十二支觀之則  
土寄王於四行而為四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  
陽家所謂天幹地支是也然屬乎天者五分十幹而  
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函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  
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函奇二者蓋天地清  
濁之氣配合流行而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  
之旋兩扇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



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於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為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曰或謂土王於夏秋之間者七十有二日或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為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二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竊聞其說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說也蓋土之休正

不可得而見所可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凡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即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即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為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日計之則一旬之中為戊己者二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為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歲為戊己者才兩月僅為日六十爾己庚之歲為戊己者四月則又為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為歲均



之為七十二日邪曰一歲之中月十有二幹凡一周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為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為百二十日其多倍於四行此皆有實而可據者也舍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適而不五、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適而不六、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合於中央而所以為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於中央之上下而所以為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則天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以不並交於中央也曰地據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雙峯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

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雙峯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



以一為太陽七亦為太陽二為太陰六亦為太陰未  
易曉也

南史載蕭應廬陵王之次子王薨至寶庫見金鈇問左右  
曰是可食否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乞與汝等不  
慧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賤之與土同  
價則務本棄末天下無爭民矣

六經分章斷句之難尚矣每見諸老論至此且附以管見  
類數條求是正之程氏於損益二卦爻辭分或益之  
作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一句謂或之一言非

一人可指之辭一人願益之十人朋而後之雖龜筮  
亦協從弗克違矣而晦庵以或益之十朋之龜作一  
句謂十人朋聚如龜筮之先見可以決疑者而弗能  
違也似是程氏味長明夷六二爻用拯一句馬壯吉  
一句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者  
必馬健壯而獲免之速則吉也書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暨是句蓋言聲教於東西南北皆及之矣  
故結之曰聲教訖于四海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  
之守之世謂之工舊本守之世謂之工作一句或以



守之兩字作一句今於守之世點斷蓋世守其業乃謂之工爾詩大序近世把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為一句子細諷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舊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亂世之音怨亡國之音哀以樂其政和以怒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此斷句謂如論語羿善射禹盪舟俱不得其死當點然禹稷云是句却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齊聞韶一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子在齊為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義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句

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墨氏無愛一句摩頂放踵利天下一句為之一句蓋前有利天下不為故也又每見古人所點書句有極長者不用讀去聲要之句

固有短長更加之讀義理易見易之大象於本卦之上亦當加讀如雷雨作明兩作之類語之亦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之亦點之下皆當讀子謂顏淵子謂仲弓亦皆當讀蓋與他人言顏冉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問字當讀問夫子也又如孟子其為氣也配義



與道無是當讀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此類甚多分章處如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如五十以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節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節又如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作一節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作一節謝疊山注詩篇有力如虎依古本屬左手執籥亦甚有味

親民之職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間切民之利害莫如令每讀兩漢循吏傳則西京所載無非郡守班固至謂令若長不聞于時何也至於東京縣令之號循吏者班班可攷則其故何邪後反覆諦玩頗得其說循吏之盛莫盛於西漢宣帝時宣帝謂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親臨見問觀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謂與我同治而有璽書之勉金秩之寵



者二千石也而不與夫令蓋其時但知郡守之重不計縣令之切於民宜其令長之不聞于時也東漢則不然光武方崎嶇兵馬間閭卓茂仁愛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羣公之右聞祭彤清政不以襄賁之小而增秩賜緡謠言單辭必為轉易非輕於去取也慮夫用匪其人或為民害四百餘縣悉從減省非輕於更易也慮夫浮費冗食徒為民擾帝之於令審重如此其後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為之亦足以見所重在此矣是以劉矩王渙仇覽童恢並以令相望其績章々不絕吾始知守令所以名聞兩京者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歟

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澁恠僻所謂目瞪舌澁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跂邪跂異以扶孔氏又曰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所以答李生書曰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恠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



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必崔嵬然後為  
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繞雲霓驪龍之珠  
必錮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恠僻也余謂韓門之恠僻  
莫若樊宗師韓公為作墓志亦謂其文類多澁語如  
絳守居園池記云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稟叅實沈分  
氣蓄兩河潤有陶唐真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  
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硤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  
施法豈新田又叢隈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  
得附為奢儉將為守悅致平理與益多心耗物害時

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陣編孤奠阿倔云  
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卒苞大池泓橫硤旁潭中癸  
次木腔瀑三尺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佃漣虹  
蜺雄雌穹鞠覩蜃礙俱島坻淹々委々莎蘼縵蘿蓍  
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升陣中踴曰香承守寢睥  
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焜  
匿地弩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  
人翳黃帑纍珠丹碧錦襖身刀囊樺櫓緇白豹元斑  
飲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舍曰槐有槐眉



護霸鬱蔭後頤蕖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  
衙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  
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冷色北俯渠幢、來  
刮級迴西巽隅間黃原瑛天汾水鉤帶曰言謁行良  
旦間遠崗青縈近樓臺井間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  
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  
塘蹲瀕西泮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梨深撓、收窮  
正北曰風隄乘携在右北迴股努端挨蹴墉衙渠歆  
池南楯楹景恠爇蛟龍鈎牽寶龜靈麤文、章、陰

欲墊啟煙漬霽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  
會脫赤熱西北曰鼈蛭原開哈儲虛明茫、鬼眼頤  
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鷗挈鷺偈池豪渠憎乖伶圍  
正西曰白濱蒼深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聊、千  
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埒日卯酉樵途塢徑幽委  
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刻漏詭婉絢化大小  
亭館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羣峯  
擁地高下如原隰隄溪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  
槽絕竇墉為池溝沼渠瀑淥潺終出汨、街街畦町



肝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  
映錦綉交果枝香晚麗絕地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  
蓋豪王寸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有指  
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乎由  
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幾附於汧宮水  
本于正平軌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潮人便幾附於  
河渠嗚呼為附河渠則可為附于汧宮其可書以薦  
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讀之使人口棘心  
曠何必迺爾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寒者資焉餒者取

焉至於鮫綃龍鮐駭人觀聽於飢寒何有哉盧處道  
嘗效其體戲跋于后云辭習郁周羸劉雍降以弊迤

唐順憲振昌黎辭衷夷險矯惟紹述者述見未傳見

獨是矯不甚哉古洛暢子純甫珍奇鍾古蓄樊記刻  
久暖以柳城姚伯端南涿郡盧氏子摯云亦頗得其

恠澁之趣

聞天聖中王晟為絳  
倅為之注釋未及見

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押作去聲東坡亦  
押蘭相如作去聲磨而不磷之磷韓杜皆作平聲押  
如方世無緇磷此道未磷緇恐自楚辭毛詩叶韻中



米南渡簡齋亦押作平聲杜又有刺史似冠恂到郡  
宜竟借押作入聲資昔切按恂傳願從陛下復借冠  
君一年字義取於人作入聲與所取人作去聲如左  
傳寡君是以願借助焉亦入聲今皆承誤讀作去聲  
潘岳詩有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柳宗元平淮夷  
雅錫盾雖戈威命是荷皆作平聲蓋何天之衢何  
校滅耳百祿是何可切又如字何荷通用故也岳  
詩前云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五臣注南路京道  
伐柯者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謂去京不遠岳如

此命意不亦太過乎

制詔天言也朝廷置官以代萬幾取武丁其代予言之意

庀其職者不當載之私書孔子序三代誥命雖成王  
幼冲灼知出於周公之手猶婉其辭為君諱之且詔  
照也如日之照於天下片言隻簡所以能感動人心  
者以為萬乘之尊卷々若此我何若人斯故於史冊  
則各具載于本紀自昭明采冊令一二於文選後之  
嘗隸玉署者往々梓于私集是借重君父治文章之  
名於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載擬制者殊失



藻繪上命之意

莫子山暇日山行遇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  
以快喜之云終日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  
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及扣其主僧庸僧  
也與語畧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為擅施苛留作  
午供鬱、久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辭  
而書于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閑忽聞春盡強登山因  
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醉夢間  
禹藻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以二水勢鈞而相

入謂之會如江會于匯濟會于汶之類以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如河過洛汭過洛水之類凡言會言過者  
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河至龍門至華陰至  
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則地名也河至大陸濟至  
于河皆澤名也至於澧至于東陵又陵名也

楊誠齋解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云非能忍天  
下不可忍之窮則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妙

王褒始召見作聖主得賢臣頌時上頗好神僊故末章引  
彭祖松喬事以風之庶幾引君於道及其安於祿但



方士有言金馬碧雞神可祀而致者則鼓舞奔走以  
任其責曾無一語諫止何始終認戾如此死於道路  
不為不幸魏證始勸太宗行仁義後每侍宴奏破陣  
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已余每讀  
至此未嘗不代王褒媿汗

湛淵靜語卷之二

錢唐白

珽

廷玉撰

海陵周

暕

伯暘編

南渡後七帝

併佑陵

皆攢東粵五后攢杭之赤山寶祐間

西湖孤山太乙宮落成穆陵欲因原廟朝謁西出錢  
塘門幸新宮然後汎舟遊南屏山之翠芳園步輦還  
內於是臺臣封章三學扣閣論列無虛日䟽格不行  
時張蟠為正言獨䟽諫大畧云陛下祇謁西宮登舟  
駕輦跋涉還內無非為天下生民祈福永年但中間  
一事未甚穩當敢不奏陳御舟遊西湖過翠芳南向



即赤山諸后攢陵在焉陛下於是時即望拜邪但宴  
坐邪或回舟背之而東邪合不令禮寺酌詳其宜穆  
陵感悟即批依付出不復西幸不十日張蟠登政府  
可謂善諫善聽矣

四皓之目說者不一園公或作圈公按顏魯公匡謬正俗  
圈字引陳留風俗傳云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  
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又高於有  
耕者得石刻數種皆漢隸字云圈公神坐綺里李神  
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凡蓋漢惠帝曾為四  
人作碑祠於隱所故也姓氏書亦以圈為圈公之後

如此則合作圈公然淵明聖賢群輔錄園公姓圈名  
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稱園公則稱園  
公亦可又得一說綺里季夏是一人黃公是一人今  
皆稱綺里季非是且引陶詩黃綺之商山且當從黃  
綺及少陵黃綺終辭漢何不言夏綺而言黃綺又黃  
長睿東觀餘論載王元之嘗有未必須如樗里子也  
應頭似夏黃公之句畢文簡公亦譏之以為不當言  
夏黃公此說似謂季夏者如季駟季隨之類然古亦  
有單以季為字者漢高帝張釋之是已况吳志虞翻  
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亦云夏黃公姓崔名廓



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  
豈文簡別有所據邪若以陶杜為證恐大不然詩不  
以辭害意若然則楊馬宜同時邑人爭識馬相如豈  
相如單姓馬邪

圈楚齋熊後望出陳留風俗傳乃圈稱撰郭奉  
傳有圈文宣有避仇改卷氏者琅邪卷馬是也

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鹿以角音覺二字辨於一豎之短  
長初不知頭角之角篆作角下後兩人本無豎下之  
文豎下蓋俗書也音鹿音覺自是通用廣韻有圈故  
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吳棫韻補角音鹿又山  
谷竹石牧牛詩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  
可牛鬪殘我竹正作鹿韻押毛晃增韻去其圈於角

里之角上只從一撇未知所據蓋角肉上出二豎象  
形也

稽康傳列于晉書余每疑其誤康死之日實魏元帝景元  
三年又二年魏禪於晉則康何有於晉哉觀其薄湯  
武一書可知其術業康以昭死孔融以操死於名教  
不為無補然禪代之際往來以成敗論人此難言也  
使晉無江左百年之祚則八公而下凡所謂晉之佐  
命者不云同惡可乎顏延年五君詠黜王戎山濤旨  
哉

九族獨章帝紀歐陽夏侯氏之說為長九族者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  
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  
三也已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  
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  
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晦庵在長沙區兄問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氣稟之性命也  
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否先生曰某四十歲方得  
此說不易君思量再三稱賞朱夫子窮理之深用力  
之久方有得於性理之學一見後進明理再三獎借  
以示勸勉今人為學既無積久之功其於人又乏獎

借之美德惡乎進業惡乎脩

伊川曰聖賢之論天德蓋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汙  
壞則敬以脩之俾復其明此即晦庵明善以復其初  
也書云敬脩可願詩云聿脩厥德皆自脩之義若曰  
學以脩性、何待修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  
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  
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  
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中頭陀寺碑文曾軒延  
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  
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  
山李翱數公而已滕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  
昌黎作重脩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  
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畧云勃八代未  
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  
墨本今忘之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即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  
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  
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者

便謂少陵此兩句嘗治鄭虔妻瘡疾有驗良可笑也  
使燕日錄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檝來通好朝廷劄京湖  
制司就善官鄒冲之等六員使北朝審實於次年六  
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狀以南京丞  
相繫銜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黃龍岡轉  
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緒一家盡沒

立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同  
入城館人使於都堂入自酸棗門又入封邱門經東  
華門外循宮牆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  
即五門、榜承天東登聞鼓院門兩傍置兩觀東西



各有朵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損動又  
行百餘步即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傍皆居民行  
數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榜曰  
尚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  
東偏一門榜曰吏禮戶部西偏一門榜曰兵刑工部  
又數十步而碑亭夾門一門頗壯榜曰都省門屋五  
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楹  
堂九間繪以碾玉甚宏麗榜曰都堂之後一船齋通  
過接一大堂即宰執會食處堂東面南一位左丞相  
位堂西面南一位右丞相位傍各屋五間東西對峙

係五府位次日往相國寺門成劫灰止存佛殿一  
區高廣異常朱碧間錯吳蜀精藍所未有後一閣叅  
雲凡三級榜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其寺  
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廣慈善慈律院三智  
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覺律院三慧休禪院一  
寺通闡闡往時每月八次開寺聽商賈貿易出相國  
寺往州橋下水即汴河分流往昔漕渠過橋出丹  
鳳門即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此  
門百步即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類  
臨安內河但船少爾過橋不百步即城門榜會朝其



城自金人南遷促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復  
四八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瑠璃碧瓦  
不知名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闌闔駢闐之最今荒墟  
矣過文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門  
禁路遂用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西  
街衢窄狹窟曲行不百步即上元驛朱温火劫李克  
用處止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即開封府治無麗譙儀  
門亦湫隘八門庭院廣闊庭下草深沒騎設廳九間  
甚雄壯外郡所無又次日同觀屬省故宮室宮墻四  
角皆有樓高數十尺其樓中一區高兩旁各第減三

層以累墻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一二十步橫入一  
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五門裏大慶門外由峻廊  
上五門樓俯瞰城寺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  
門此兩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駕出入不開左  
右掖門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  
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亦  
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  
數十間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  
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旁朵殿各三間峻廊復與西  
廡相樓殿<sup>接</sup>辟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



渡河來後所畫中間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圍成一  
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即正  
衙也轉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出  
有三門中榜曰隆德之門餘二門榜左右隆平入此  
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即舊垂拱殿今更此名  
兩廊屋各數十間殿亭中東一樓鐘樓西一樓鼓樓  
殿屋五大間旁各朵殿三間階止龍墀一級左朵殿峻  
廊樓東上閣門右朵殿峻廊接西上閣門並樓屋下  
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峻階數步有旱船  
過又一庭院又一門榜曰仁安之門外東西向兩

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門入  
仁安門望見仁安殿：宇龍墀兩廊皆如隆德規模  
止無東西閣門在本朝為集英殿進士唱名在此新  
進狀元以下並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為仁安榜顏所  
改蹤跡尚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旱船連接兩  
邊廊屋不丹雘止是黑漆牕戶意必官人位次此係  
內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筒瓦此兩殿並瓦止  
用琉璃楞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圈屋簷一殿曰純和  
一殿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後龜  
頭三面皆墻壁此即正寢兩旁有兩閣亦設榻此殿



後即內宮墻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數十步有小溪橋度橋過溪一殿榜曰仁智溪中尋常水滿內有龍舟今涸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勅賜卿雲萬態奇峯西一石上刻玉京獨秀太平巖徽宗皇帝親書刻石填金殿後用怪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最上刻石榜曰百泉山後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澗又流至湧翠峯下有瀑滴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中一池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度溪有亭曰臨澗西偏一橋度溪有亭榜曰瓊杯即

曲水流觴兩亭並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閣循溪而東皆垂楊復渡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高下瞰一園殿後一亭曰廣寒時盛暑中立少時渾無暑氣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涌金殿廣寒亭東曰蓬萊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顏自此復渡溪橋四向東係毬場有閱武殿自毬場復向西望長生仁智殿直西行恠石壘成山甚高且廣石砌一逕屢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榜曰公洞旋折而上一亭壘秀山之正面一常榜臨溪其徑皆夾以花竹前後不相望竹水斷處忽然一亭類臨溪



堂又橫截一亭宜芳一亭秀野一亭環翠一亭真樂  
皆結茅為屋了不知在城市中大抵苑中多植檜與  
木槿每逕於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門入  
內宮墻門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復樓  
以脩廊行二三十步北有一門甚小榜隆徽此金人  
皇子宫入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盡花木檻闌一樓  
對花園樓上甚高敞無榜額過樓即瓊芳殿樓屋殿  
屋隔塵畫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率如人君殿  
宇上有鴟尾下無丹楹門牕戶牖皆黑漆自此復西  
過長廊一樓榜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詢所造

規模制度豈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和殿  
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即是本朝舊原  
廟一門榜啓度之宮入宮門復有三門中曰德昌左  
曰文昭右曰光興三殿中左右亦同廣即舊殿宇不  
知榜額是否制度宏麗金碧輝耀出啓度宮門復入  
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而東行一門向  
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名昌門即金人太子宫  
或云本朝東宮金人更為太子宫入宮門直端一門  
榜曰徽方又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殿入  
光翼門繁禧門有燕壽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出而



謂祕閣華館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百官待漏所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旁即十步廊但餘基址十步廊盡處向東一屏牆綽楔門入門三二十步西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內三門之上並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脩廊東西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便殿上十二室每室畫榜金人祖先為號每一室計二間東偏一門西偏一牕有牕處一間向西壁上嵌以小石室上下方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奉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群小襟居

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擄人乘馬於殿上庭草沒龍墀過者不勝故宫黍離之嘆復出大廟向西行一屏牆楔門入門行二十步西南一門即社壇周圍皆牆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東西南北四門遇祭祀則開導迎四方之氣次日又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一殿相近瓊林苑金明池苑餘牆垣池存廢沼出新城西偏即龍德宮與厚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創有殿二有館四有亭二十有四近北軍圍城時折毀殆盡止存熙春一傑閣高百餘尺巍然插空非人間所有金



人亦嘗毀之竟不能登是閣見四圍皆荷花用小橋  
通諸亭館呼故宮自南渡殆今百餘年中雖經金人  
營葺猶有存者

鮑照嘗有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一八井字八角也  
五八析井字而四之則為十者四四十即五八也飛  
泉仰流謂垂綆取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塘西大明寺  
前井亦鑄隱語於上云一人堂、兩曜垂光井深赤  
一點去冰旁二人同行不欠一邊三梁四柱足火然  
若有雙鉤兩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  
漢之循吏河南守吳公為首雖傳叙亦稱其謹身帥先居

以廉平不嚴而民化當文帝即位之初瘡痍甫定而  
治平為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賈誼於草茅中終  
隆漢業可不謂賢乎班馬不為立傳何邪豈簡冊脫  
落無所攷邪抑善為治者貴於無迹歟吳公者公豈  
名歟區、丁公吾知其名因有如吳公之賢嘉名不  
得聞邪或曰班氏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傳者  
為不勝立也呼談何容易又如張釋之常問文帝曰  
周勃張相如何如人帝曰長者如此則上下知張相  
如為長者矣且與絳侯並稱而後又為大將軍擊匈  
奴逐出塞即還當時雖受神筭於上而相如能不徹



功生事以開邊釁益見其賢矣出處顛末亦無傳可  
攷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古今似此湮沒者固不少余  
偶讀至此切有感焉目士之潔身厲行蓋為身後區  
區之善名耳若道家所謂為善無近名、與身孰親  
是皆私於一己之謂非兼善天下之謂也易辭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人苟不  
復愛其名則悖逆狠暴之事欲為即為矣欲為即為  
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為名教使後  
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如吳公相如皆貴  
為朝廷賢臣且闕焉况巖穴士哉

戎問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蓋有  
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欲人主師  
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為安石之  
言未可盡信也

元豐末封孟子鄒國公建廟兗州鄒縣至政和五年  
安石之黨蔡京等當國詔樂正子克配享後秦罷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  
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  
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禠也未嘗  
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  
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



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  
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  
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  
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  
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為之  
文也為文之法備於是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功文其  
有不過人者乎

易以一陰生於下曰姤五陽在上猶盛也一陰初生於下  
至微也而又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  
孚蹢躅戒之畏之凜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變

而遯則陰已得位上之群陽雖衆莫可得而誰何矣  
見幾之早者則嘉遯之吉其係戀而不去者不至於  
剥床及膚而不已嘗觀有唐開元之治二十二年李  
林甫為三品即一陰初生之始也至二十四年而牛  
仙客入二陰之遯成矣欲天下之不至于剥其可得  
乎

前輩書翰往來多尚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文  
諛語相言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在荆  
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是信庵時一士人  
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鑿々皆精實語雖



字畫不甚精楷塗之一之略無避忌然真情實意浮於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勲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某切謂為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為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為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然若有待畫錦焜燿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書躡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其與王中書暨則曰身外之榮曾不足以暨中心之媿一時之幸且將為無窮之羞大率前輩言語率皆愛人以德較之近世筆精墨妙三重心九頓首嫵媚不情甘為糞若足香之態者不侔矣

蜀僧居簡號北澗能詩葉水心有奉訓北澗詩後題云新詩尤佳三復媿嘆然有一說不敢不告林下名作將以垂遠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此意幸入思慮何時共語少尉孤寡簡遂錄此語於詩集之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污辱愚按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可



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呂洞賓寒山子皆唐之士人嘗應舉不利不群於俗蓋楚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寒山子詩其一云有人兮山陞雲卷兮霞纓乘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孤疑蹇獨立兮忠貞前輩以為無異離騷語今行於世者多混偽作以諧俗尔

今人呼平章為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昌黎袁氏先廟記亦用辨章二字

伯夷叔齊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馬諫不諫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是不食他祿甘心薇藿於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至於史記云：謂父死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稱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况於念舊惡乎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



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嚙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吞却一箇棗也遂絕倒

韓侂胄為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湯刺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胄以禮接之歷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之每誦改本精好逾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蹟盡歸

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駭然胄大喜密語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某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謹建寧人後舉進士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巖為相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以奸佞事閻王



璘謂古制楹木踈闔更為之形如木櫃櫬以鐵芒內  
向動輒觸之既成吳兵圍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中  
途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璘不得已遣出兵就以  
文傑所造楹車送軍前鬻食之禍福之反以自及者  
又不但來後臣之鐵甕也

所貴乎儒者之學以其足以用天下國家也儒而不適於  
世用特腐儒耳奚益哉孔子為中都宰路無拾遺器  
不雕偽及為政於魯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  
氏出其淫妻慎漬氏奢侈踰法越境而後以至隳三  
都而公室強却萊夷而侵疆歸夫豈徒曰所聞者俎

豆之事而已哉明道程先生之為縣也辦藏錢之爭  
斷石佛之恠興役以禦水害則曰吾之董後乃治軍  
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堤折黏竿  
脂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為  
精兵陸稜山主其鄉之義社或者舉孔子不荅衛靈  
公之問陳以難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  
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  
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  
三綱將淪既見夫子猥至問陳故夫子荅以俎豆而  
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隳討齊之請豈不知兵者其



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於言理矣故先生處之調度有方脩禦有實皆可為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荆門科條政教無一不當於理至如申嚴保伍而羣盜屏息脩築子城而役者樂趨此儒者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今或者徒以高談性命為賢華麗文詞為能求之實用則無有焉其不至於誤人天下國家也幾希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卻雖無明訓至於忽焉無異騏驎之馳過隙

也與夫禮記之若駟之過隙李斯之六驥過缺隙不過喻日晷之疾如於一隙中窺馳馬非指為日景為塵也選詩亦有青驪逝駟

詩有全篇用也字者墻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然却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云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是以君子遠



庖厨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

晉衛夫人善書羲之早年師事之絳州東庫本一帖云衛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思陵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陣圖云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充必矩之子與翰墨志合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漢明德太后馬氏明謂明帝謚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於夫故曰明德觀前數說乃知古之婦人如文姜息媯例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之

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頃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頃首豈以卑答尊當爾邪

趙烈侯好音鄭歌者槍石

二歌者名

欲賜田人萬畝問公仲：

進牛蓄荀欣徐越三人皆賢士遂止賜田侯亦賢矣華州西嶽廟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十數丈接連數段為一碑八分書字幾尺餘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於樓上巢怒併碑焚之樓既燼而字亦缺剝十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包希仁初為陝西都轉運使才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謁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



宗曰可惜好碑為何人燒了嗣宗操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要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徐曰都道姓黃名巢希仁覺其戲已嘿然而去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國之禮樂在焉孔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德由天生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有之老圃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曰憶古樂府

有云昔為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此

皇甫謐高士傳駟馬高蓋其憂方大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

方蛟峯格言八句予嘗書作兩直軸懸于齋閣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為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貧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志一時謂之夭流芳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非也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至唐猶然今不然矣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之類唐憶李白逢杜甫皆是也後世惟呼以字亦有以字自稱者近見觀風



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自書君復奉呈某人又有

紫醜帖亦書君復頓首慈公大師

又圖爐等帖皆姓下押字類首蓋嘉祐以前宰相與庶官

書札多其銜前名後押和靖當是時相襲亦然因攷顏籀高儉房喬封倫皆隨末唐

初人時惟稱師古士庶元齡德彝未見有名之者在

當時嘗以字行故師古注漢書直稱顏師古元齡注

管子亦直稱房元齡但舊唐書既明言房喬字元齡

而新書乃謂房元齡字喬又謂師古字籀不知歐公

何所據遂以字易名也惟郭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

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名

與字為一自簡便皇朝類苑載堯進本名進對人每自

稱曰輝或問其故荅曰各從其便爾此又莫曉如何

周禮秋官夷貉二隸掌與鳥獸言故俗以舌音祝：可以

致犬唇音汁：可以致貓雞朱：豕盧：一切以為

天地間自然之應故李白隱岷養禽千數呼皆就掌

取食介葛盧公治長等皆能知鳥獸語以予觀之未

朱盧：皆像其聲祝：聲類兔雉汁：聲類鼠皆像

其所欲攫而食者周禮亦云知其嗜欲至於葛盧公

治等亦各自有幻術假異類以神其誕也西夷康居

與竺國隣俗多善幻此却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天

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猶有鳳麟為箕箒之飾疑之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之類施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山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衿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康節生不為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架屋床上安床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走中才皆可了冲晦處云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陸文安公不注釋諸經曰六經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荀奉倩以六籍為聖人糟粕据子貢言性與天道也象山嘗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否教語相似然此因秦火或漆書相傳遂致子曰有衍者却不可曰咽廢食則是元言與頓悟本相近也匡衡字鼎傳注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而揚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知元蘇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恩也昌黎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皆自尊以臨卑之謂古人呼字最重子思字其祖門人及孟子以後至于今呼仲尼儀禮皆字父祖漢袁盎兄子種亦字其父曰吳王



驕日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

赤壁之戰人皆知決策於周公瑾而不知亦發機于孔明也孔明之說孫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不下萬人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然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云云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軍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遂敗操于赤壁也

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曾失軍也

予嘗與方睦州論唐詩僧當以皎然靈澈為稱首因言皎字清晝嘗作銅益為龍吟歌序曰故太尉房瑄早歲嘗隱終南山峻壁之下往來聞龍吟聲清而靜滌人邪想時有好事僧潛屢以三金寫之唯銅聲酷似他日房公偶至山寺聞林嶺間有此聲乃曰龍吟復遷于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公命屢之驚曰真龍吟也大歷十三載秦僧傳至桐江子使兒童屢金放之亦不減秦聲也緇人或有譏者子曰此達僧之事可以嬉禪爾曹無以瑣行自拘嘗賦詩以見意歌曰逸僧屢益為龍吟世上未嘗聞此音一從太尉房公賞



遂使秦人賞至今初夏徐々聲漸顯樂章不管何人  
辨似出龍淵萬丈底乍恠聲來近而遠未必全由夏  
者工真生虛無非盃中窅亮掩清狎縈回凌細風遙  
門不斷在烟杪萬籟無聲天境空昨向天台宿華頂  
秋宵一吟更清迥能令聽者易常性夏人忘夏躁人  
靜今日瑋鏗江上聞蛟螭奔飛如得羣聲過陰嶺忽成  
雨響駐晴天將起雲坐來吟盡江空碧却尋向者聲無  
迹人生萬事將此同暮賤朝榮動還寂又於萬籟無聲  
天境空下自注聽專一境則衆音不聞非萬籟之無聲  
也皎然此說更精到事亦不凡詩家未見有引用者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秘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  
典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即書奉車子侯暴病  
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  
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世稱元龍百尺樓按魏書許汜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下  
士汜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客主意又不  
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有國士名今天  
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  
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  
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如此則百尺樓



事別無他傳記當是俗語要當元德百尺樓元龍上  
下床方得

陳同甫名亮婺州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  
勝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是時三魁與第  
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寔  
在二三主上以為無它擢居第一蓋谷策論恢復頗  
不合朝論云

漢武帝秋風辭幸河東祠后土時作也按本紀祠后土者  
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  
睢土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攷之乃曰顧

視帝京則有以符當時之詔曰巡省豫州觀于周室  
之意以辭中物色考之乃曰木落雁南則有以符十  
一月也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即夏正  
八月也辭作於此時無疑時方有事于五嶽四夷而  
文中子以為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武帝所謂  
樂極哀來者正為少壯幾時奈老何耳畏死貪生之  
心寔兆於此寔銳于此厥後五利勇之徒承風而  
自衛者以千萬數於是內窮土木外窮河海至老無  
所得猶且羈縻不絕幸庶幾遇之悔心何在焉借使  
有之豈非萌于子侯暴死之前著於蝗旱大搜之間



而發於巫蠱禍妻子之後也秋風辭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獨見之文選樂府文中子晦翁附入楚辭後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點之豈有以乎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靈運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弟瞻曰非汝不能乃與子弟共遊使瞻與運共車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世談者互有異同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歟

王暉軒邁嘗自贊其畫像云早遊諸老門晚入端平社即汝暉翁也入被丞相嗔出遭長官罵亦汝暉翁也誰

教汝不曲不圓不齷不啞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山  
間林下然則今日畫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天  
祈活百年一任羣兒描寫

邵康節生席不赴蓋有見也伊川生日亦不事飲宴前脩似此者多近劉極齋宏濟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子自幼不幸不逮事父母遇是日即齋不出不葷不酒既仕雖出亦齋不戲笑不與讌席此當為事也惟年老欲勉從子孫事親之道則於齋祭之次日為壽猶或可也

太宗開秦府日於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  
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  
達蘇勗為十八學士後薛收卒召劉孝孫補之命閻  
立本畫其像褚亮作贊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  
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  
果李述張會真趙默母嬰呂向成冀真李子釗東方  
穎陸元泰余欽孫季良為十八學士命董萼畫像御  
製贊為千載翰苑盛事然含象諸儒視前登瀛知名  
者蓋鮮矣

司馬史記於貨殖任俠佞幸三傳尤奉致意焉者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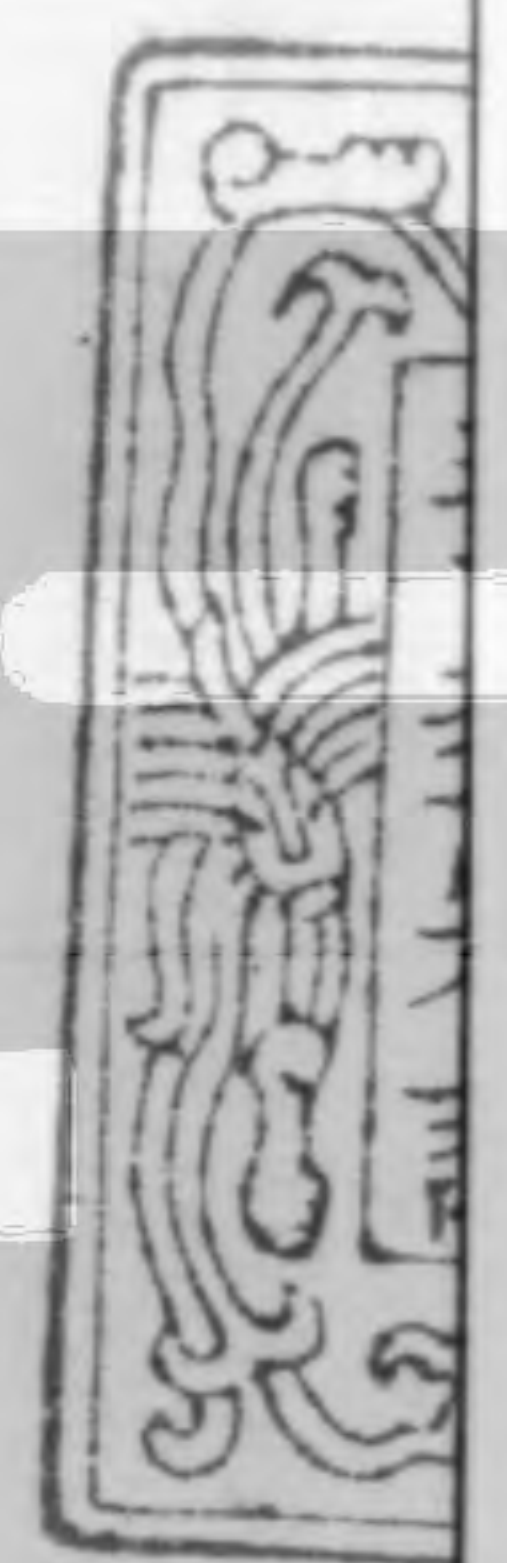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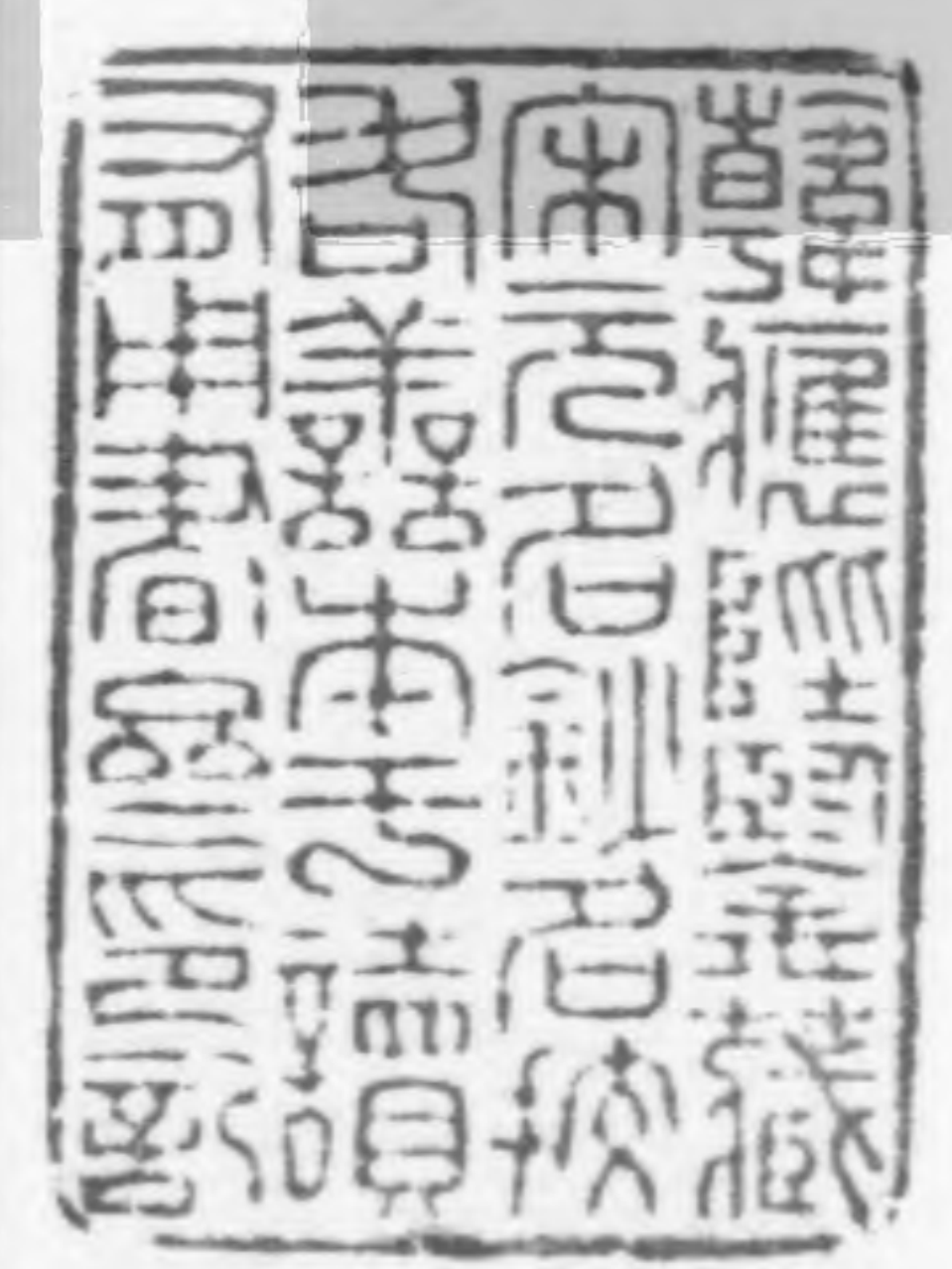
所自傷也財之為物可以致用遷苟多財自可夤緣  
贖罪安有終戾于辟之事次則使平日有豪俠之助  
必將揮金行賂上書營救爭為之解紛者矣又其次  
則帝之左右皆諛佞便嬖逢君之惡曾無一人為國  
家惜士類保忠良皆不足與為善者以此知三傳正  
以述遷之已意精神全在是也

父名其子或字其子若孫曰幼曰少曰稚曰孺曰孫曰子  
或曰叟曰老曰齡曰翁曰伯曰叔皆欲其壽考延長  
之意然更有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金日磾  
字翁叔兼之者也



郭汾陽一日語子弟曰正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  
熟讀從容錄所載如此不知何書豈鬼園冊之類耶  
左傳僖廿三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先  
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年  
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論齒稱年此  
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亦為齒

又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衝車也褐馬衣按此則  
古者馬亦有衣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珽廷玉著珽錢唐人  
卷帙不應止此二卷為吾崑沈氏家藏沈  
君名玉麟字  
號暘谷少有俊才不拘細

節家貧而好客尤善飲酒酣落筆驚人  
以癡目之將死預知死日竟不獲第其家藏  
書甚多予與其子大宗游得而錄之  
嘉靖丙午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孺允甫誌





楷以册与鐵圍山錄談苑弱跡稱張元之  
手抄者筆迹相似彼書每遇位字皆缺未  
畫此書位字偶檢數處未筆祇得半畫而  
止与全缺一筆者用意當同蓋避家諱耳  
咸豐六年五月得之滄喜園六月廿五日記應





圖書

銅山  
藏書



卷之五